



守护天使

アングエル

〔日〕石田衣良（Ishida Ira） 著

黄涓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守护天使

〔目〕 石田衣良 著 黄涓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护天使 / (日) 石田衣良著, 黄涓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606-6

I. ①守… II. ①石…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6677 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营销编辑 邓宇
装帧设计 肖晋兴



守护天使
[日]石田衣良 著
黄涓芳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55,000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06-6/I·839
定价 23.00 元

目录

序章	1
追忆	7
回到现在	55
天使的攻击	139
尾声	249

序章

好舒服的感觉。

身体轻飘飘地浮游在空中。

没有上下，也没有左右。

就像泄了气的气球，飘浮在温暖的黑暗空间。

这一定是梦。好久没有梦见自己在飞了。

转个圈试试看吧——

他心中才刚这么想，身体便开始缓缓地倾斜。

脚下的山峦画着和缓的棱线，一直连绵到地平线彼端。

夜晚的底层是鲜绿色的。

树梢在风的吹拂下，有如海藻般蠕动。

无数的星星在空中闪烁着，还有一弯玻璃削成的弦月。

没想到夜空竟然是如此耀眼。

群星犹如被丢撒一地的宝石般闪闪发光，

灰色的光芒填满了星与星之间的空隙。

他试着在空中稍稍移动。

星星形成一道道的银线向后流动，完全感受不到空气的阻力。

他想起自己原本难行的左脚，不禁高声欢呼。

在梦中，他可以尽情奔跑，甚至在空中飞翔。

他盘旋向上，直逼散发冰冷光芒的弦月，

接着又像云霄飞车般急速回转，向下俯冲。

他在夏日的夜空中滑翔，以指尖轻轻碰触覆盖山坡面的树梢叶尖。

梦里的自己是否具有超能力呢？

当他的指尖碰触到每一片叶子，植物的情感便涌入他的心中。

鲜绿色的生命力歌咏夏日的声音，

被打扰睡眠而显得不高兴的声音，

幼苗急剧成长时如泡沫般涌现的喜悦与痛苦，

见证数百个夏日的老树平静的满足与倦怠，

这是个不可思议却又快乐的梦。

他飘浮在空中，突然瞥见一辆车停在穿越森林的小径上。

那是从龟裂的产业道路分叉的小径，

在进入杂木林数十米的地方停着一辆白色休旅车，车顶微微发光。

车后方的行李箱敞开，前照灯和车内灯都已经熄灭，

车厢里没有人。

他在休旅车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子，再度飞上夜空。

下方传来刺耳的声音，阻断了森林的气息。

沙，沙，沙。

这个声音犹如枪声般击中了他。

沙，沙，沙。

这是金属刀刃削下泥土的声音。

他像一只夜晚的猫，穿过树林，飞向声音的来源处。

那是森林中的一块空地，只有稀疏的几丛低矮灌木。

周围一片漆黑，甚至连手电筒的光线都没有。

黑暗当中，有两个男人的影子在默默地工作。

他们正用铲子铲起一旁的泥土，填回洞里。

地面上有一个棺材大小的长方形黑洞，

泥土棺材中躺着一个年轻的男人。

他的双手交叉在胸前，神经质的指尖、瘦削的白色肩膀和紧实的颈部肌肉——

洞里的男人赤身裸体。

由于四周太暗，看不清男人的长相，但他的面目似乎相当清秀。

然而冷静的观察也仅到此为止。

他凝神注视，只见男人的嘴唇裂开翻起，

断裂的门牙沾满血迹和泥土，朝着歪七扭八的方向。

下巴也已经被捣烂，不复见原形。

这个男人已经死了——直觉这么告诉他。

雨点般的泥块撒在男人的脸上，毫不留情地覆盖住鼻子和嘴巴。

他在自己的脸颊上感觉到泥土冰冷的湿气，瞬间便理解了一切。

(那是我！我被人埋起来了！)

梦境奇特的逻辑只留下毫无凭据的确信，

愉快的飞翔之梦顿时变形为无以言喻的梦魇。

“住手——！”

他大声喊，挥拳揍向两个男人，抬起原本难行的左脚猛踢。

然而两个男人都若无其事地继续挥动着铲子。

他在较高大的男人面前高喊：

“拜托，快住手！”

男人的脸庞占据了他整个视野。

在厚重的单眼皮后方，石炭碎屑般的瞳孔不带任何感情，

肥大的鼻梁在中途微微向左弯，粗糙的脸颊像是用砂纸磨过，

稍嫌过长而邋遢的平顶发型底下，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

左耳的耳垂已经不见了，似乎是被咬下来的。

这是一张斗犬般的脸。

对这两个男人而言，他似乎并不存在。

铲子穿透他的身体，继续将泥土掩盖在尸体上。

长得像斗犬的男人停下手边的工作，举起手在脸颊旁挥了挥，像是在赶蚊子。

“大哥，怎么了？”

另一个金发平头的男子以高亢的声音问。

“没事，只是好像有苍蝇在我耳边嗡嗡叫。算了，快点收拾吧。”

他飘浮在墓穴上方，呆呆地看着自己被埋葬。

男人们以铲子压紧埋平的地面，并以长靴在上方踏实。

“我要去尿尿。”

小弟的背影消失在林间，不久便听到温热的液体洒在地面的声音。

这真的是梦吗？他心中首度产生怀疑。

男人们回到停放休旅车的地点，拍落鞋上的泥土，露出疲倦的神情回到车内。

金发男子发动了车子。

前照灯像灼热的刀子般刺入他的双眼，

贯穿眼底的光芒使我不禁发出悲鸣，

心脏开始不规则地激烈跳动，

休旅车的转向灯配合凌乱的脉搏闪动。

“关掉！太显眼了。”

金发男子操作控制钮，却只能熄灭前照灯。

“奇怪，会不会是坏掉了？”

方向灯的闪动次数更加频繁，

和激烈跳动的的心脏刻画着同样的频率。

如果这不是梦……我到底是怎么了？

休旅车开始倒车，轮胎轧在枯枝上的声音在夜晚的森林中回荡。

当车子回到柏油路上，方向灯的奇特现象终于结束。

载着两名男子的车没有打开前照灯便奔驰在路上，

沿着产业道路消失在前方的黑影中。

他没有心思在空中奔驰，追逐那辆白色休旅车。

他的脑中只有一个疑问。

如果这不是梦……

如果这不是梦，我到底怎么了？

如果这不是梦，被埋在那里的尸体是什么？

是谁，为了什么理由，以什么样的方式杀死了我？

我……被杀了？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成为尸体躺在地底了吗？

那么此刻在空中飞翔、思考、颤抖的人又是谁呢？

死掉的我，到底是“谁”？

他在自己的墓穴上方百思不解，思绪混乱，这时一阵光之旋涡袭来。

黄金色的旋涡温柔地缠绕着他，包覆住他的全身。

他在闪耀的旋涡中失去意识，朝着遥远的时空彼端，

坠入第一次的跳跃。

追忆

这里黑暗、温暖而充分潮湿。

有一瞬间，他感到恐惧，担心这是上一个梦的延续。但这里和那场噩梦不同，给予人十足的安全感。他弯着身体、蜷曲着手脚，待在一个极度狭小的空间，几乎紧贴着身体。他感到全身似乎被薄而强韧的塑料皮膜紧紧束缚着。

他睁开眼睛，但只能看到毫无远近感而温暖的黑影，口中不知为何感觉咸咸的。他动了动舌尖，发现牙龈上没有半颗牙齿，满口都是微温的盐水。他缓缓地品尝着这不可思议的香气，理所当然地将盐水吞下肚里。当他的下腹部开始膨胀，他便毫无忌惮地在自己漂浮的液体当中排尿。

接着他惊觉自己恢复意识以来都没有在呼吸，顿时感到恐慌。但他并不觉得窒息。胸腔非但没有随着呼吸膨胀，连肺部似乎都灌满了盐水。耳边听到血流巨大的轰轰声，让他感觉安心。外界的对话隔着好几层膜依稀传来。从他的腹部延长的细管持续脉动，送来养分和氧气。不用担心，这里是安全的，和那场噩梦不同——他安心地睡着了。

接着，在既定的时间领域内，他像个摆锤般被丢入已成为过去的未来。



当他再度苏醒，周遭的世界正剧烈地摇晃。

巨变即将开始。他受到肉墙的挤压，左脚前端往内弯曲，感觉微微疼痛。激烈的震动持续袭击全身上下。他记得过去也曾经遭遇过像这样的情况——周遭整个在震动，身体不停地上下摇晃——但这回的震动非但没有终止，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无法挽回的变化即将发生在他的世界。

周期性的收缩与震动达到极限，当柔软的头盖骨几乎被压碎，包裹着他的肉袋突然破了一个洞，眼前尽是一片暗红色。

血！他的母亲正面临危险。

他想要将危机传达给其他人，但却无能为力。阵痛的周期单位从分钟加速到秒，生产过程已经开始。小小的身体违反本人的意志，双脚在前，扭曲地挤出狭窄的隧道。左脚穿过了伸直的隧道，接触到外界的空气。有人抓住了他弯曲的脚踝。极度的疼痛让他想要放声大哭，但口腔里都是血液和羊水，使他甚至无法哭喊。

他感觉身体仿佛被万人之力紧紧束缚。就这样过了三十分钟之后，他的下半身总算暴露在分娩室的空气当中，然而肩膀和手臂仍旧卡在狭窄的产道里。他无法动弹，自母亲体内涌出的血液在他眼前晃动。

冰块般的冰冷物体接触到他的腰际，金属钳子紧紧夹住他的骨盆。下

一个瞬间，有人开始以蛮力拉扯他的身体。向下倾斜的左肩缓缓通过关卡，接着右肩也滑出来了。他感觉头部顺着产道的直径上下拉长，听到头盖骨受到挤压的声音，血液与羊水的咸味在舌头上打转，最终他总算通过了肉质的隧道。

值得纪念的诞生刹那，对他而言是一场相当不愉快的经验。

他对外界的第一印象，是摄人的刺眼光线和冰冻般的寒冷。头上的手术灯射下的光束令人无法直视，光线有如豪雨般打在他敏感的肌肤上。在他身旁围绕着好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每个都戴着口罩，把头发塞进帽子里。当脐带被剪下时，他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胎盘还没排出，原本被他的头部挡住的大量血液便先涌到分娩台上，在地板瓷砖上形成黏稠的圆形。

“医生！”

一名护士发出悲鸣般的声音。

“婴儿交给你了。”

周围的动作顿时变得急迫慌张。护士接过了他，离开分娩台，将新生儿身体上下颠倒，用力拍打背部。

他因为被逐出安全的场所而愤怒，因为被脱离母体而焦虑，因为面对寒冷的未知世界而感到憎恨，终于张开黏稠的喉咙，爆发出心中的情绪。他颤抖着全身哭泣。他高声大哭，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消失。在一阵阵的哭声之间，被羊水浸湿的肺部首度吸入了空气。他由衷憎恨这冰冷的空气。

护士将全身污秽的他浸在不锈钢的浴盆里，以消毒过的毛巾机械地擦

拭他全身上下的脏污。吸引器的管子发出嘈杂的噪音，将他鼻子、嘴巴中的痰和羊水吸净。

他拼命地哭喊，央求大家去救母亲。但如果这不是一场梦，那么他早已知道结局。

他睁大一双还不习惯亮光的眼睛，努力地想要将母亲的脸孔刻画在脑海中。她躺在与腰齐高的床上，下半身隐藏在蓝色的布底下，紧紧包住的浴衣领口被沉重的汗水浸湿。她似乎已经失去意识，柔软的刘海贴在宽广的额头上，眼睛下方凹陷，浮现出黑暗的影子，丰润的嘴唇微张，下巴随着呼吸微微摇动。即使在临终之前，他的母亲仍旧显得相当美丽。

“血压开始下降了。”

护士说完，医生便高喊：

“叫她先生进来！”

“他没有来。”

另一名护士在母亲耳边反复呼唤她的名字：

“贵美女士，贵美女士……挂井贵美女士……”

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因为愤怒甚至忘记呼吸。他知道，父亲一定是在工作。每当他希望父亲陪在身旁时，父亲总是不在。分娩台上开始进行输血与急救手术的准备。

年轻的护士将他抱起，站在母亲枕边温柔地说：

“他是个很健康的男孩子。虽然碰到难产，但是他真的很努力。做母亲的也要加油喔。”

他全身颤抖，放声大哭。一旦离开这间房间，他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如果这不是梦，那么他知道这个事实。

母亲的头部深陷在汗湿的枕头上，此时她脸上似乎浮现了一丝笑容。或许那只是临死前下颚因呼吸紧张而无意识的痉挛。然而他却深深记住了这张笑脸。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再见，母亲——虽然自己的一辈子也和母亲一样短暂。

旋转门打开，载着他的台车被推到昏暗的走廊上。他闻到医院独有的空气——经过空调处理，混杂着消毒剂的气味。当他在隔着相同间距发光的无数日光灯下移动时，又再度坠入时光之井，为追溯既定的命运而朝着未来迈进。



当他恢复意识时，身体被包覆在棉布中，躺在坚硬的垫子上。四方围绕着白色的钢管。他从视野的角落瞥见好几张相同形状的小床。这间房间里似乎还有其他几名和自己一样的新生儿。

他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便将视线转移到脚边的墙壁。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站在玻璃窗后方。他的额头紧贴着手背靠在玻璃上。如果没有玻璃，这名男子大概就会向前倾倒。男子的招牌胡须仍旧醒目，但平时野兽般的威武精力此刻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那个男人——那个曾是他父亲的家伙。他看到男人红着眼睛，不禁感到讶异。他第一次看到那个男人在哭。母亲果然没有救了。小小的拳头掉在床单上。

男人盯着他看了一阵子，擦干眼泪消失在医院的走廊上。他抬头看了看悬挂在上方的小白板。刚刚看到父亲时，他便想起了白板上写的名字。

挂井贵美 长男，纯一，1968. 3. 28 3260g

挂井纯一。这就是他的名字。这并不是一个能够带来好运的名字，不过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早已放弃，只感觉到淡淡的悲哀。

自从在那场噩梦当中发现自己已经死亡之后，纯一似乎正再度以惊人的速度重温自己的人生。他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理由。正在回忆过去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幽灵、灵魂、生灵、鬼、精灵……纯一从小就在无宗教的环境下长大，就如同这个国家其他众多现代家庭中的小孩。也因此，他对于有关死后存在的任何词汇都无法产生认同。更重要的是，自己为什么会死？从当晚没有任何观礼者的埋葬过程看来，自己或许是被人杀死后偷偷埋起来的。但纯一完全无法想像犯人的动机和身份。

育婴房的空气染成一片金黄色。他大概又得被迫跳跃时空了。对于无端跳跃所怀抱的恐惧似乎感染了其他刚出生的婴儿。皱巴巴的新生儿们颤抖着身体开始高声哭泣。当纯一听到远处护士从休息室跑来的脚步声时，身体已被金色的旋涡淹没。

“纯一先天就有内翻足的脚步障碍。这可能是因为胎儿脚部在子宫内受到强烈压迫而造成的。”

一只冰冷的手握住纯一的左脚，让他突然惊醒了过来。身穿白衣的医生与父亲面对面谈话，中间隔着婴儿。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办公桌、深灰色的塑料垫——桌上叠放着数张X光照片，房门前方遮蔽视线用的帘幕在空调送风的吹拂之下不时摇摆。这里似乎是某家医院的诊疗室。

“内翻足是因为脚踵到脚踝的这三块骨头造成的。”

中年医生仔细地指着每一块脚骨。

“这三块骨头分别叫做踵骨、距骨与舟状骨。当这些骨头变形，造成脚尖往内弯曲，就会形成内翻足。”

“可以治好吗？”

年轻的父亲紧张地探出上半身问。

“当然了。基本上。”

医生的声音相当开朗，脸上带着振奋人心的笑容，

“脚部变形的病例当中，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内翻足。这是相当普遍的障碍，也有很多治愈的例子。大多数的病人不需要动手术，只要在出生之后立即借由辅助器或鞋子矫正，长大之后就可以正常步行。”

不对，这个说法完全错误——纯一很想大声喊——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的左脚不会痊愈！我知道未来！

“太好了。”

“不过首先必须将变形的左脚矫正成正常的形状。”